

导论 大学与人文精神

我国正在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世俗化，就是从神圣、崇高、信仰等价值理性向功利化、实用化的工具理性和社会生活转变。西方的现代化是以理性和科技为基本动力的，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却使理性和科技走向了人的对立面。价值理性、人文精神等道德诉求被功利主义、工具理性所淹没，人们在自然家园被破坏的同时，精神家园也日益荒漠化。确如韦伯所说，现代社会已不再是信仰的时代，世界除魅化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科技与工商为代表的理性化。在世俗化大潮的冲击下，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同样不可避免地侵入了高等学府。社会对大学生就业的实用工具性导向，大学生对应试教育的被动适应等，致使部分大学生功利主义盛行，人生态度世俗化，行为方式发生畸变，心灵枯竭，生命的诗意丧失殆尽。

启蒙运动以来，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新规范和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就是迥然别异于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它一方面与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相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

人文科学和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人注目的话语。不过这里的人文精神针对的不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学，而是现代科技工商主义。这也就是现代“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重建广博优雅的人文精神，是当前大学教育之迫切需要。

一、人文精神的主要蕴含

《辞海》对“人文学科”一词的注释是：“源出拉丁文 humanitie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十五六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此含义几经演变，具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指拉丁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的“人文学科”条则解释为：“人文学科的教育是非行业性、非职业性的，它关注的是促使个人成熟为人或公民，而不是使之成为某一特殊领域的工作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与“天文”相对应。《周易》中有“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论断，这里的“人文”指人类创造的文化，与成之天然的“天文”相对应。

黄克剑先生对于“人文学”及其蕴含有过精辟的论述：“人文学不是一门求‘知’意味上的学问，它并非与知识无缘，但其归趣毕竟在于‘觉’。”“心动之于外向度而有认知之学，心动之于内向度而有觉悟之学。以认知为主导的学问是‘科学’，以觉悟为主导的学问是‘人文’。”“出于对人生意义的眷注，去反省、领会以图矫正或倡扬人的实践行为、精神行为中的‘态度’是人文学的本分，正是因为这个本分，它把自己同种种社会科学区别

开来”。^① 在黄克剑先生看来，人文学其实就是关于人的生命祈向或价值取向之学。

类似于上述人文学的观点还不少。如基尔克果曾说到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关涉这个世界的单纯知识，关涉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自我本身的知识；另一种是关涉世界对于人必须有意义、人对世界也必须有意义的知识。^② 还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首要和核心的内涵是一种“生命意识，是对人类生命的敬畏和关注，并以此作为一切思考、研究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③

总之，人文精神及其教育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系统。本书希望能够提供一个人文精神教育内涵的基本构成与基本价值取向，并以此参与交流和对话。本书的人文精神及其教育构思的基本原则是：对历史人文传统的扬弃性的批判与继承；基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性及其健康发展的需要，探讨促进社会更美好、人生更幸福的途径。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它至少应包含如下几个层面：

1. 人之为人所特有的文化素养

人性的自然基础是人的肉体。由于人们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人的衣食住行等行为具有了文化的属性。这种文化属性，使人从狭义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人在何种程度上对待自己的肉体机能，可以用来判定人在何种程度上把自己与动物界区别开来，或使自己成为何种文化层次、何种意义上的人。人文精神及其教

黄克剑：《人文学论纲》，见《哲学研究》1997年第9期。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李政涛：《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育的价值体现是：追求人类对于自己的外在自然和自己的内在自然的自觉超越，使人的感性生活具有日益丰富而健康的文化品位。

人类赖以进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可分为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作为精神活动的人文教育的目的及功能在于：帮助成长中的青年，克服“自然人”以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弱点，避免其误入歧途，成为极尽自然欲求的人；扬弃贪婪、自私、懒惰、专制、狡诈、嫉妒等动物式自然性及社会进化中无法避免的消极面，使其成为有品德、有学识、有进取心的人。这便是大学人文教育的历史使命之一。

2. 确立个体精神原则，尊重个人自由

人文精神是诗性的，它充满着浪漫色彩和美好理想；人文精神同时也是理性的、经验主义的。“它尊重每一个人的活生生的人生体验和智慧，尊重每一个人独立的认知、情感和价值选择的自主性，尊重每一个人避苦求乐的自然人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①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有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只有由自己的感觉、意志和思想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人。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类的伟大来自思想。显然，只有尊重思想自由，人们才能独立思考、探索，才有创新思维的生成，才有科学真理的不断发现。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自主”是有合理限度的，是受一定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制约的。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人类之所以追求自由，是由人类生存的目标所确定的。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地努力摆脱反社会、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自由幸福的群体。爱因斯坦认为人类享有两类自由：一类是外部自由，一类是内部自由。外部自由是“人类不应该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不得

许苏民：《人文精神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 页。

不工作到既无时间也无体力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即罗斯福所说的“免除匮乏的自由”。内部自由是指精神自由，它“存在于独立的思想中，后者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一般的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这种自由的养成，不仅有赖于个人的独立特行，也有赖于社会的支持或不干涉。追求和捍卫自由是人类精神生活得以发展和完善的保证，人类的外部生命和内在生命也藉此才能得到改善。换言之，自由等同于生命。

上述层面上的人文精神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较为缺乏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并没有为学生独立运用其理性营造相应的话语与适当的空间。马克思曾把理想社会的最高成果看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 未来社会则被规定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② 因此，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应以塑造“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为旨归，并营造一个平等、自由、民主、和谐的人文氛围。

3. 尊重人的情感和意志自由的发展

尊重情感的自由，才能有真挚的情感抒发，而只有真情才能打动人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化的情感共鸣。情感和意志曾被当成非理性的东西而遭贬低，人们往往忽视了激情、热情、意志力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本质之力量。对此，叶澜先生有一段精彩论述：“当学生精神不振时，你能否使他们振奋？当学生过度兴奋时，你能否使他们归于平静？当学生茫无头绪时，你能否给予启迪？当学生没有信心时，你能否唤起他的力量？你能否从学生的眼睛里读出愿望？你能否听出学生回答中的创造？你能否觉察出学生细微的进步和变化？你能否让学生自己明白错误？你能否用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4 页，第 23 卷第 649 页。

^② 同上。

的语言方式让学生感受关注？你能否让学生觉得你的脉搏与他们一起欢跳？你能否让学生的争论擦出思维的火花？你能否使学生在课堂上学会合作，感受和谐的欢愉、发现的惊喜？……”^① 这段文字颇能说明情感、意志与人文教育的密切关系，这就是教育对人性之觉悟！这就是教育的人文精神！有的学者也认为：“人的生成不仅包含合理性方面，而且包含着非理性方面。不仅如此，人的生成在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都存在着言说的和缄默的两个层面。因此，教育过程决不能只是限定在理智的教学范畴中，简单地加上情感、意志、直觉、信仰或‘非智力因素’之类，它还必须包括那些不可言说的、只能以现实的生命活动表达出来的生长发展。”^② 可见，不可言说的情感交流和“身教”是至关重要的。融情感、激情、意志、关爱于教育过程，也是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层面。

4. 人文精神体现为超越有限生命的终极关怀

人文精神及其教育既体现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并表现为真善美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又具有超越当下而展示未来的韵味。这种超越可体现为某种终极关怀，并具有某种精神乌托邦性质。前者往往意味着反思与批判，后者则承担着对世俗的制衡。当然，这种超越和制衡也有其合理性的限度，否则将走向它的负面。由于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对于人类之爱的终极关怀问题，那么，拥有这种终极关怀的教育学者，就必然拥有对人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关注。在这种敬畏和关注中，饱含对人类命运和境遇的体察和同情，满怀着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期待。不将自己的关怀视野局限在有限的生命和生命的有限上，总是试图超越有限，关切无限，并在这种

^① 《教育研究》，第 21—22 页，2001 年第 9 期。

^② 李政涛：《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第 219—220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对有限的超越中，赋予人的生命以价值和意义。他全部的目标是通过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最大限度地完善人的生命，使人性的光华在教育中得以闪现。最重要的还在于他试图以教育为手段，促成人类整体与个体全面、自由地发展；关注自己的生命体验，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到教育过程之中，并参与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命历程和生命价值的获得过程中。他的一生都在竭力追求这样的终极价值：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作为学者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在教育中的渗透和体现，人文教育是可以渗透在各个学科教育中的，人文学科（诸如文、史、哲、艺、体等）是人文教育的主要载体，但是人文教育并不等于人文学科教育。人文教育最重要的承担者是教师，我们不能说一个文学家就肯定比一个物理学家更富有人文精神，事实上，爱因斯坦就比许多文史哲专家更富有人文精神。此外，我们也不能把人文教育仅仅当成是大学的事，严格地说，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从幼儿开始的。在“功利主义”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冲击下，中国的人文教育更凸显其意义和价值。

二、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

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独立自主、开放、宽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自诞生以来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德里达所说的“无条件的大学”就是强调大学本身的独立性。他认为，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就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不惜一切代价、无

条件地追求真理”。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人类代复一代赖以支撑的理想和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大学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

大学以培养“人”为天职。关心“人的解放”、“人的完善”、“人的发展”是大学的本质。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种大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其人文精神。大学需要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涵养，而这不是单纯靠管理技术就能制造出来的。大学人文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演绎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有着稳定而丰富的内涵，它体现了大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同时又以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式约束着大学人的行为，显示着大学不同于其他机构的气质特征。可以说，大学人文精神主要是指大学所弘扬的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持的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的行为规范。

人文精神是大学理念的核心，是大学的灵魂所在。大学教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如何来构建它的人文精神。中国的大学在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分拆和当今时代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冲击后，如何重新构建大学人文精神，已成为大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强化人文教育是构建大学人文精神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一个大学生若最终不能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选择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不能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那么，这样的大学教育是让人堪忧的。大学教育如果仅仅解决了知识传播的问

题，而没有告诉一代人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显然与现代大学的理念背道而驰。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在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具有较为完满的人格追求，以别于专门教育造就的狭窄单薄的技术专才。大学之大，在于其有众多学科的综合性和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自由；同时也在于必须有一批学术大师，有了大师级的教授才可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如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展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许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中国大学的范式从蔡元培先生开始，借鉴西方大学的现代理念，以“新人文主义”为立校之本，在人文教育上有着丰厚的传统。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成为一批名牌大学的制度框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批教育家的探索和尝试，无疑为今天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源。在当代中国，大学应由行政型管理向学术型管理过渡，建立“专家治校”、“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大学的自由与活力，才能赋予大学追求真理、培植人文精神的条件。只有自由探索，才有科学创造；只有教学的自由，才能养成选择、责任、自主、应变、决策的能力，才能养成人之为人的德性。

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进一步提出的现代教育观念是：学会认知，即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也就是学会学习，以便从终身教育提供的各种机会中受益；学会做事，即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以便不仅获得专业资格，而且从最广泛的

意义上获得能够应付许多情况和集体工作的能力；学会生活，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以便与他人一道参加人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学会发展，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这种教育理念，在强调科学教育的同时，加强了人文教育，促进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在科学教育中贯彻人文精神，使两个方面在教育内容上相互补充，在教育思想上融为一体，相互促进。

教育的本质是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是，长期以来在大学教育中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有所失落。自然科学教育只教给学生死的知识，没有告诉学生科学的价值；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只教给学生空洞的道理，不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更不注意应用社会科学知识去分析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互补的。只有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重视一方、贬低一方或强调一方、忽视一方都是十分有害的。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流派割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形成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科学主义推崇理性和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力量，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人本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各执一端的观点都对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科学精神能保证人文精神得到真正的实现，而人文精神则能保证科学精神的正确指向。要想真正地认识世界，必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追求真理、价值与审美的和谐统一。人文精神应该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应该充满高度人文关怀，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性知识，而是原理性知识。大学与各类专才学院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知识体系的

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应用价值。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同时体现为对技术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育的最高目的。大学人文精神的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当某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以自豪口气道出自己的校名时，已表明了他对自己所在大学整体人文精神的归属认同，这一认同超越了他所在的专业院系。

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养成。实践证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建设以学术为核心的具有浓郁人文氛围的校园文化，是达到人文精神教育的有效途径。校园文化是无形的课程，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学生。良好的校园文化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精神风貌。建立这样的校园文化需要师生长期的共同努力，在教学、科研、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精神氛围和治学态度。承载大学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更是其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风气与社会个人观念，如五四以来北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大师教授的个人魅力、同学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园建筑与林木古藤。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且是个性化的生命体。“大学校园”成为上述因素的统一体。因而如果将大学简化为知识传授，就抽去了大学的人文精神而不复为大学。

自古以来，中西教育都十分重视知识以外的价值问题。中国之学问主要用意在于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

《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即是此意。今天，从原则上说，任何大学都不会否认德育之重要，但在实行上却非易事。人们常说的“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文明的行为”等，而在一个急剧变迁的转型期社会中，要准确界定这些道德要求的标准，则是十分困难的。对此，本书所认同的观点是：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保持自己的相对独

立与宁静，固守自己的一方人文净土与科学殿堂的神圣地位，不能被完全世俗化了。也许有人担心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将难以适应世俗化的社会，虽然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我们以为社会（环境）改造人，人也同样可以改造社会（环境）。具有人文精神和气质的青年大学生走向社会以后必定会遇到种种挫折；然而，正是在这些磨难和挫折中的反抗、反思，不但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要体验，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大学一定要有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有文学气质、有审美情调、有道德激情、有生命意义的人文氛围。一所大学的文化决定它的风格，并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莘莘学子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基本问题的索解，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缺少感染力的。

三、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人文教育应以培养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精神气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和特色。人文素质是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也是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要表征。所谓文化身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角色定位，自我认同，他人的承认。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一个民族，为了决定取舍，决定何去何从，都需要了解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这就要求确定自己的角色和方位。在此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言辞予以表达，自己自觉认同，他人予以承认这三个环节相辅相成，就构成了一个主体现实的、具体的文化身份。

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一般来说，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表现为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知识（专业）关怀。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这三种人生关怀。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应是

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一意义的知识分子应与技术专家角色区别开来。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不仅应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而且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这种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达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直接眼前利益的新人文立场的普适性价值观，例如生态保护即人文知识分子最先提出并艰苦推行才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的。大学知识分子只有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无私者，大学才能不仅作为科学原理创新的基地，也能成为社会道义的策源地。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即知识分子应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等特点。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和批判精神紧密联系的，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悖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端进行批判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当代西方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问题加以议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

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启蒙。通过人文教育，给心灵正处于孜孜以求“发育期”的大学生以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平台，让他们获得一种学习、怀疑与批判能力，这大概就是大学的启蒙功能。康德曾给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下过一个定义，即“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余英时先生认为“这句话恰好可以代表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既然我们认同大学重视

“发展”知识的理念，就意味着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大学都必须予以考虑和关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职责就是纠偏与制衡。在社会阶层出现利益冲突时，他本能地选择弱势群体一边；而在社会思想出现分化时，他应该选择抵制流行思潮的僭妄。大学生的“精神成人”，就其个人理解而言，首先应当具备的是“独立精神”，其后才能进行“自由思考”。大学人文精神的形成不是“自在的”，有时是需要从外部加以灌输和启发的。如果说，从大学人文精神是大学的“灵魂”这个起点出发，那么，引导当代大学生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维度展开对“人”的终极命运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人之成为人”的最基本原则和精神底线。

上述大学知识分子的特性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地追求终极结论；深信事物现状须作改变。具有这些特性，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即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不限于大学，但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大学的天职。在我国，已成为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当代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不但应秉承民主、宽容、自由的五四传统，具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而且，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自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介入意识等，都是中国人文传统的精神资源。

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也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相契合。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论述对党的先进性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有着十分深刻的思想性和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三个方面的体现和

要求，也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品质所担当和诉求的。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邓小平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①这里强调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而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因而也就最能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而作为社会良心代表者的文化身份也要求其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天职，这种身份认同必然同时要求其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知识分子在我国曾被当作资产阶级进行改造和批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被承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先进部分，而只有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才会名副其实。

在未来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愈趋加快的国际背景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这一竞争集中表现为人才竞争，归根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②劳动大众的知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伴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迅速上升，导致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知识型工人猛增。在美国数百万新的就业者中，知识型工人通常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多数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是掌握当代科学知识的高新技术者。在我国，随着现代化目标的接近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

知识分子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劳动大众知识化将真正实现。劳动者的知识化不但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使新一代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也正是三个代表理论提出的新的时代内涵。作为知识分子的摇篮，培养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意识，不但是大学人文教育的一项主要功能，而且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必然要求的。

大学生知识分子文化身份认同的出发点是主体意识的培育，即培养大学生的自主性、自信心、自强心。如前所述，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力的人，作为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是大学人文教育的根本目标。因此，在积极推进现代大学走向世界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以“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化主体意识，关注个性发展，是推行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努力和追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时代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张扬个性、展现自我的自主意识。大学人文教育应因势利导培育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市场社会是利益主体、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这种多元并存有赖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个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没有独立自主的个体就不可能有民主。市场经济要求不断创新，创新是人们为获取新成果运用已知知识，突破常规，发现或发明，产生某种有价值的新事物或新思想的活动，是一种复杂的不可重复的劳动。人是生产力中惟一的创造性要素，而创新的前提条件是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

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应坚持教育方法的疏导原则，引导大学生学会把握自我，关切自我，创造自我，挖掘个体的不同生命资源和潜力。自尊和自信是人类最基本的必需品，没有这两样，生命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人首先是一个本能化的生命存在，一个充满各式各样欲望的身体，一个不断进行创造和超越的意志。只

有当人的身体不再有所依附，人的生命才是真实的，人的自我实践才是自由的。但是，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更重要的是关切自己。认识自我是为了做到自我控制而成为自由的人，关切自我是为了在社会共同体中生活得更体面。只有谋求关切自我，才能为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倡导的推己及人、反求诸己、学者为己等，强调的也是自我教育、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疏导就是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自由发展，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培养学生学会自爱、自尊、自强。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关爱他人的，从自尊、自爱到爱身边的事物、爱自然、爱父母，再通过道德实践不断升华到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其原点是自爱之心。要当国家的主人，首先要当好自己的主人，从被动接受到自主选择的教育观念更新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是合作的艺术，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完成的，师生之间是平等、对话、交流的关系。传统的教育观念把学生看做是被动的接受者，当今时代学生则应是积极的主体，应该发挥他们探求知识和价值的主动性。大学生不是中学生，大学阶段的青年必然会自我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目标，人的自我认同最终是靠自己来完成的。人不能永远没有孤独的时候，人需要孤独以创造思想、体认人生。人的成长、成熟也需要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的相遇和对话。大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许多头脑、许多心灵可以不时地相遇和对话。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师生、学友的联系之中，必会有一些青年学子对人类的重要价值有所体悟，有所创造，那么他的优异品质也就在潜移默化中被培养出来了。

大学的使命神圣而崇高，大学人文精神深邃而悠远，构建、张扬大学人文精神是整个社会求得进步与发展而发出的时代强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